

古俄语语音的起源

马福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提 要: 本文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 构拟古俄语的语音系统, 系统论述其与印欧母语、共同斯拉夫语语音系统的异同。

关键词: 古俄语; 元音系统; 辅音系统; 历史比较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对古俄语语音系统的追根溯源通常使用历史比较法。语言学家们上联印欧母语(обще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основа)及共同斯拉夫语(обще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основа), 下挂现代印欧诸语言及斯拉夫诸语言, 对它们进行历史的和共时的透析, 就能得出一副通透的全景。在进行这一操作之前我们先把最必需的标音手段, 即构拟无文字时期语言的语音符号介绍一下。这种注音手段通常使用拉丁字母及某些符号: *星号为构拟符号, 如*sūnūs(сынъ); 字母 a, o, u(=y), y(=ы), ě(=ѣ), e(=е), q=к, ɸ=ф; k=к, g=г, ch=х, z=з, c=ц, s=с, ž=ж, č=ч, š=ш, dz=дз, dž=дж, 符号有长音符号-, 如 ā, ō, ē, ū 等, 短音符号˘, 如 ā˘, ō˘, ē˘, ū˘ 等, 字母下之ˆ为二合元音第二部, 如 aiˆ, oiˆ等; ɹ, ɻ, ɱ, ɯ 等辅音下部之圆圈, 表示它们构成音节; 辅音右上角之逗号表示该辅音为软辅音, 如 t', 圆点则表示该辅音为半软音, 如 t'. >为“变为”符号, 如 ā>o, ō>a 等, <为“来自”符号, 如 b<i, i<ĩ 等。送气音用 h 表示, 如 bh 为送气音 b, dh 为送气音 d 等。

斯拉夫语, 包括古俄语, 在文字产生以前的时期, 即所谓的史前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1) 最古老的时间是共同印欧语(印欧母语)时期;
- 2) 稍晚一些的时期是共同斯拉夫语时期;
- 3) 最晚一个时期是共同斯拉夫语解体的时期。

在最后一个时期, 共同斯拉夫语的不同方言差异逐渐显现, 最后导致它彻底解体, 产生了现代斯拉夫诸语言。

共同斯拉夫语(斯拉夫母语)和印欧母语一样, 是语言学家使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来的, 并没有什么文字记录下这样一个语言。因此语言学界有人认为, 所谓共同斯拉夫语只不过是语言学家虚构的东西, 是一种“假象”(фикция)。但大多数语言学家还是认为, 斯拉夫语言学构拟的共同斯拉夫语的基本事实确实存在过, 只不过这些事实可能不完全, 并且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它们之间的相互搭配和组合也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是, 毫无疑问, 把现代各斯拉夫语言与现代印欧语言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展示共同斯拉夫语解体时以及它的早期状态。我们现在就把斯拉夫母语的元音及辅音以及其他的语音过程分别

加以梳理,古俄语早期及现代俄语的许多谜团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对这些具体现象进行分析之前,必须把共同斯拉夫语与印欧语语音系统的主要差别简单介绍一下。

2 共同斯拉夫语与共同印欧语的区别

1) 开音节规律。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印欧母语的语音系统,但不是一成不变地继承。印欧母语的音节可以是开音节,也可以是闭音节。但共同斯拉夫语以不同的方式消除了闭音节。开音节规律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С.Б. Бернштейн 在他的《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纲要》一书中就曾指出,斯拉夫母语中发生的所有语音变化几乎都与开音节规律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正是由于开音节规律的作用在共同斯拉夫语中发生了词尾辅音的脱落、辅音组的简化、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дифтонгические сочетания)的单元音化或重组。这些语音变化在印欧母语时代,即有闭音节存在的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开音节的倾向促成了这些语音变化,举例说明:印欧语*olkomōs 在共同斯拉夫语中变成了 lakomъ (лакомый)。ol/ko/mōs 分为三个音节,第一音节 ol 是一个闭音节,通过换位(метатеза)转变为开音节 la,最后一个音节-mōs 也是一个闭音节,辅音 s 脱落,同时 ō 进一步圆唇化变为 u, u 又变为 ъ,最终形式成为 lakomъ (лакомый 的短尾形式)。这一系列语音变化基本上都是开音节规律促进的(ō>u>ъ是共同斯拉夫语中的一般规律,下文中还要提到)。关于 lakomъ 这个例子是准二合元音 ol 转化的典型例证。共同斯拉夫语的 с'ѣна 来自印欧语的*kajna。二合元音 ai 在开音节规律作用下变为单元音 ě, k 在 ě 前又变为 с',最后定格为 с'ѣна(цена),整个过程为 kajna>kĕna>с'ѣна。

词尾辅音的脱落、辅音组的简化可以使 t, d, s, n 等辅音脱落以及 pt>t, bt>t; tn, dn, pn, bn>n; tm, dm>m; ts, ds, ps, bs>s 为例,*plodōs>plodъ, tod>to, *reč'et>reč'e (动词 reč'i—говорить 的简单过去完成时单数第三人称);*dolbto>*dolto (долото, 在 долбить 中 b 显现出来了);*vędnqti>vęnqti (вянуть, 试比较 увядать);*sъrnpъ>sъnpъ (сон, 试比较 спать)*gybnqti>gynqti (гинуть, 比较 гибель);*dadmb>damb (дам, 比较 дадут;*dadsī>dasi, 古俄 даси, 比较 дадут); opsa>osa (俄 оса, 试比较立陶宛语 vaps à)。

以上列举的辅音组简化的方式是两个(有时也可能是三个),辅音中之一脱落。但有时也可能是以一个另外的辅音取代原来的辅音,从而达到音节的重新划分,消除闭音节。举例说明:*tt, *dt 在一些词中发生了两个爆破音的异化,即*tt>st, *dt>st,从而使音节划分改变了,消除了闭音节。*metti>mesti (现代俄语 мести,单数第一人称 мету);*vedti>vesti (现代俄语 вести,单数第一人称 веду)。在印欧语中这两个动词的音节划分是*met|ti 和*ved|ti,第一个音节为闭音节。在两个相信爆破辅音发生异化以后形成了摩擦音+爆破音的组合*met|ti>ve|sti, *ved|ti>ve|sti,从而消除了闭音节。

开音节规律的作用促使所有二合元音都变成了单元音。二合元音 ei, eu, oi, ou, ai, au, ěi, ěu 在辅音前都变成了单元音。em, en, im, in, om, on, am, an, um, un, ъm, ъn 等准二合元音也变成了单元音(鼻元音)。以流音 r 及 l 结尾的准二合元音在辅音前也未保留了下来,但未变成单元音。它们消除闭音节的途径不同。有关过程将在下文中详述。

2) 印欧语中有长元音(долгие гласные)和短元音(краткие гласные)之分,如 ā, ō, ē, ū, ī 为长元音,而 ă, ǒ, ě, ŭ, ĭ 为短元音。在共同斯拉夫语中也有长元音和短元音之分。现代塞尔维亚语、捷克语、斯洛文尼亚语中有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区别。这可以证明在共同斯拉夫语中曾经有过长元音和短元音。此外,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印欧母语的元音和二合元音等,因而也必然反映在其元音系统上。不过,在共同斯拉夫语中还有过两个超短元音 ъ 和 ь。它们的起源和以后的命运与此吻合(下文将详述)。

3) 曾在共同斯拉夫语语音系统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音节谐和规律在印欧语中不曾存在。所以,像后舌音既可以是软音,也可以是硬音,即后舌音可以与任何元音搭配,既可以与后

元音搭配，也可以与前元音搭配。印欧语的辅音系统曾有过发达的爆破音。不仅有清音和浊音，同时还有送气音和非送气音，如非送气浊辅音 *b*——送气浊辅音 *bh*，非送气清辅音 *p*——送气清辅音 *ph*，梵语中就有类似的辅音。后舌音 *g, k, ch* 可以是圆唇音，即 *gu, ku, chu*，也可以是非圆唇音。

4) 印欧语中的摩擦音较少，只有 *s, z, i(j)* 和 *u(v)*。没有唏音和塞擦音。响音有鼻辅音 *n, m* 及流音 *r* 和 *l*。

5) 印欧语中辅音和辅音组可以同 *j* 连用，共同斯拉夫语中则不可能，出现辅音及辅音组与 *j* 相邻时要发生音变。

6) 任何词的组成中都可能出现辅音的自由组合，不像共同斯拉夫语中词的组成中辅音的组合受到多种限制。

如果我们把古老的印欧语言同现代斯拉夫语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及斯拉夫语言的语音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能揭示出共同斯拉夫语末期，即古俄语史前时期初期的面貌。

3 共同斯拉夫语（古俄语）元音的起源

3.1 元音音位 *a*

共同斯拉夫语的元音音位 *a* 有三个来源：

- ↙ [**ā*]
- a* ← [**ō*]
- ↘ [**ē*] (在 *j, č', ž', š'* 之后)

1) 试比较，共斯 **mati*，古斯 *мати*，古俄 *мати*，现俄 *мать*，拉丁 *māter*，古希 *māter*，梵语 *māt ā* (*māt ā--*)；共斯 **bratъ*，*bratrъ*，古斯 *братъ*，*братръ*，古俄 *братъ*，现俄 *брат*，拉丁 *frāter*，古希 *frātor*，梵语 *bhrātā*，普鲁士语 *brāti*¹。通过斯拉夫语与古代印欧语的比较可以看出，*a* 与 *ā* 对应，可见共同斯拉夫语的 *a* 来自印欧语的 **ā*，同时它也是一个长元音。

2) 比较共斯 **darъ*，古斯 *даръ*，古俄 *даръ*，现俄 *дар*，拉丁 *dōnum*，古希 *dōron*；共斯 **znajQ*，*znati*，古斯 *знаѣ*，*знати*，古俄 *знаю*，*знати*，现俄 *знаю*，*знать*，拉丁 *cognōscō*，古希 *gignōscō*。以上例证中斯拉夫语 *a* 与古印欧语中的 *ō* 对应，可见 *a* 源自印欧语的 **ō*，且是长元音。

3) 斯拉夫语中的 *a* 也可能是来自印欧语的 **ē* (在 *j, č', ž', š'* 之后)。斯拉夫语中有一类动词，其词干以 *ě* 结尾，如 *gorěti*，*viděti*，*trъpěti* 等等（古斯 *горѣти*，*видѣти*，*тръпѣти* 等），但词干结尾的 *ě* (<**ē*) 在软辅音 *j, č', ž', š'* 之后时要变为元音 *a*，如 *stojati* < *stojěti*，*krič'ati* < *kričěti*，*lež'ati* < *ležěti*，*dyš'ati* < *dyšěti*（古斯、古俄 *стояти*，*кричати*，*лєжати*，*дышати* 等）。如果我们把这类动词与其他印欧语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动词词干确以 *ē* 结尾。试比较：

共斯 **viděti* < **veidēti*，古斯 *видѣти*，古俄 *видѣти*，现俄 *видеть*，拉丁 *vidēre*，立陶宛 *veidėti*；

共斯 **dyš'ati* < **dychēti* < **dūsēti*，古斯 *дышати*，立陶宛 *dūsėti*。

ē 在软辅音之后变为 *ā* 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词类中，例如：

共斯 **žarъ* < **gērōs* < **gerōs*，古斯 *жаръ*，古俄 *жаръ*，现俄 *жар* 在动词 *gorěti*（古斯、古俄 *горѣти*）中无此变化；

共斯*gybělъ (古斯 гыбѣль, 古俄 гыбѣль, 现俄 гибель), 共斯*peč'alъ (<*pekēlъ), 古斯 печаль (古俄 печаль, 现俄 печаль)。

3.2 元音音位 o

共同斯拉夫语的 o 与印欧语的许多语言中的 ō 和 ǣ 对应, 即来源于 ō 和 ǣ, 因此, 共同斯拉夫语中的 o 也是短元音。

试比较共斯*dōmъ, 古斯 домъ, 古俄 домъ, 现俄 дом, 拉丁 dōmus, 古希 dōmos; 共斯*oko, 古斯 око, 古俄 око, 现俄 око, 拉丁 ōculus, 古希 ōsse(双数); 共斯*ovъca, 古斯 овъца, 古俄 овъца, 现俄 овца, 拉丁 ōvis, 古希 ōfis; 共斯*tō, 拉丁 istud(<istod), 古希 tó。可见斯拉夫语的 o 源自印欧语的 ō。

共斯*ōsъ, 古斯 ось, 古俄 ось, 现俄 ось, 拉丁 āxis, 古希 āksōn, 立陶宛 āšis, 普鲁士 āssis, 梵语 ākṣah。

共斯*ōtъcъ, 古斯 отьць, 古俄 отьць, 现俄 отец, 拉丁 attā, 古希' āta, 哥特 attā。可见 o<ǣ。

综上所述斯拉夫语的元音

o ↙ *ō
 ← *ǣ

这里必须指出, a, o 这两个元音在印欧语和共同斯拉夫语中其音色差别不大, 主要差别为量的差别, 即或为长音 (ā, ō) 或为短音 (ǣ, ǫ)。因此, 在共同斯拉夫语晚期以前, 它从其他印欧语中的借词往往 a 与 o 是不分的, 如古斯 топоръ 借自伊朗语 tapara (o 替代 a, 或者说 o 与 a 不分), 古斯 осьль(осѣл)借自歌特语 asilus, 古斯 сотона, 拉丁 satanās, 古希 satanās。在斯拉夫语早期借自古希腊语的词汇中, 重读的 a 以 a 转写, 而非重读的 a 则以 o 转写, 如古斯 корáбль, 来自古希 karábi(o)n。可以推测, 共同斯拉夫语中的 o 是一个较低的元音或者说是一个较宽的元音, 所以印欧语的 ā 与 ō 合并为 a, ǣ 与 ǫ 合并为 o 就成为规律性的语音现象了。

3.3 元音音位 e

1) 共同斯拉夫语的 e 是一个短元音, 源自印欧语的*e:

共斯*berǫ, 古斯 берѣ, 古俄 берюу, 现俄 беру, 拉丁 fērō, 古希 fērō;

共斯*desętъ, 古斯 десать, 古俄 десать, 现俄 десять, 拉丁 dĕcem, 古希 dĕka, 立陶宛 dĕšimtis;

共斯*medъ, 古斯 медъ, 古俄 медъ, 现俄 мѣд, 立陶宛 mĕdùs, 古希 mĕthu;

共斯*jestъ, 古斯 ѣсть, 古俄 ѣсть, 现俄 есть, 拉丁 est, 古希 ěst í 立陶宛 ěst。

从以上例证可看出共同斯拉夫语的 e 源自印欧语的*e。

2) 稍晚些时候共同斯拉夫语的 e 也可能来自软辅音之后的 o ('o→'e), 例如, 属第二变格法的中性名词, 共斯*selo, 古斯 село; 共斯*bedro, 古斯 бедро; 软变化: 共斯*pol'e, 古斯 полѣ; 共斯*mor'e, 古斯 морѣ。

综上所述, 斯拉夫语的元音

 ↙ *ě
e ↘ *o (软辅音之后)

3.4 元音音位 ě

1) 共同斯拉夫语 ě(ѣ)是一个长元音, 它首先源自印欧语的*ē, 例如:

共斯*sēmę, 古斯 сѣма, 古俄 сѣма, 现俄 семя, 拉丁 sēmen, 立陶宛 sēmens (复);

共斯 zvěrb, 古斯 звѣрь, 古俄 звѣрь, 现俄 зверь, 立陶宛 žvėris, 古希 thēr;

共斯 viděti, 古斯 видѣти, 古俄 видѣти, 现俄 видеть, 拉丁 vidēre, 立陶宛 veizdė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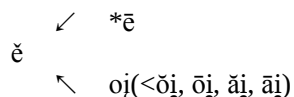
共斯 dēti, 古斯 дѣти, 古俄 дѣта, 现俄 дети, дитя, 立陶宛 dėti, 拉脱维亚 dēt.

古斯拉夫语中的 Nѣсть(něstь)来自 ne-estъ>něstъ>něstь, 两个元音 e 紧缩为一个长元音 ē, 足见 ě(ѣ)是一个长元音, 来自*ē。

这里再重复一下在涉及元音 a 时我们曾指出过, ē 在软辅音 j, ž', č', š' 之后变为 a, 而非 ě(ѣ)。

2) ě(ѣ)源自印欧语的二合元音 oi(<ōi, ōi, āi, āi)。参见下文关于二合元音部分。

综上所述, 斯拉夫语的元音



3.5 元音音位 i

1) 共同斯拉夫语的元音 i 是一个长元音, 它与印欧语的长元音 ī 相对应, 例如:

共斯*piti, 古斯 пити, 古俄 пити, 现俄 пить, 梵语 pīt āi, 古希 píthi (命令式 пей), pīnō(пью);

共斯*živъ, 古斯 живъ, 古俄 живъ, 现俄 жив, 立陶宛 gývas, 拉丁 vīvus<vīvos, 普鲁士 jīva, 梵语 jīv āi (斯拉夫语的 ž<g, 拉丁语的 v<g)。在上述例子中, 斯拉夫语的 i 与其他印欧语的 ī 相对应, 足见其来源于*ī。

2) 斯拉夫语的 i 也可能来源于词首的 jb(=īb), 或相当于印欧语 jū 的 jb, 例如:

共斯*imQ<ībmQ, 古斯 имѧ, 古俄 имѧ 同一个词根还会出现在以辅音结尾的前缀后, 如共斯*vъзмѧ(возьму)。

共斯*igo<*ībgon, 古斯 иго, 古俄 иго, 现俄 иго, 拉丁 jūgum, 梵语 yug ān, 赫梯语 iugan;

共斯*ime<*īme, 古斯、古俄 имѧ, 现俄 имя;

共斯 igra<*īgra, 古斯、古俄、现俄 игра。

共斯*iz<*īz(из)。

3) 斯拉夫语的元音 i 也可能源自软辅音之后的*u, 例如:

共斯*s'iti<*siūti, 古斯 шити, 古俄 шити, 现俄 шить, 立陶宛 s'ūti, 哥特 siūjan, 梵语 siūt ā(шитый)。

这个变化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siūti>sjuti>s'ūti>s'iti(元音 i 在元音 s 之前成为不构成音节的半元音, 同时它又与 s 同化, 使 s 变为软音 s'。元音 ū 受前面的软辅音 s' 的影响舌位前移变为'ū。最后'ū 推动了圆唇特性变成了 i, 即 ū>i。这就是此语音过程从印欧语到共同斯拉夫语经历的约 2000—3000 年的演变历程。

4) 元音 i 也可能来自二合元音 *ei, oi* (详见下文关于二合元音一节)。

5) 按照 A. Селищев 的意见, 共同斯拉夫语的 *mati, dūkti* (古俄 *мати, дъчи*) 中的 *i(u)* 是由 *e* 演变而来, 试比较古希 *mētēr* (或 *mātēr*), *thug áēr*, 立陶宛 *motė, duktė* (*ė < ē*)。但这仅是一家之言。有些语言学家不同意这种论点, 他们认为, 此 *i* 是受某些阴性名词单数第一格词尾的影响移植过来的。我们姑且接受 A. Селищев 的意见, 某些词中的 *i < ē* (在某种特殊重音下)。

综上所述, 斯拉夫语的元音

✓ *ī*
✓ *jь(іъ), jŭ*
i ← *’ū*
↖ *ei, oi*
↖ *ē* (在特殊重音下)

3.6 元音音位 ь

共同斯拉夫语的元音 ь(ерь) 源自印欧语的短元音 *ī*。它是一个所谓的弱元音 (редуцированный гласный 或 глухой)。从量的角度看它是一个超短元音 (сверхкраткий гласный)。试比较:

共斯 **vǝdova*, 古斯、古俄 *вьдова*, 现俄 *вдова*, 拉丁 *viduā*, 梵语 *vidh ávā*, 哥特 *widuwo*;

共斯 *mǝzda*, 古斯、古俄 *мъзда*, 现俄 *мзда*, 古希 *isthós*, 哥特 *mizdo*;

共斯 *dǝnǝ*, 古斯、古俄 *дъNъ*, 现俄 *день*, 拉丁 *dinum*, 古希 *díós < diFós*, 梵语 *dinam*。

因此, 斯拉夫元音 ь < *ī。

3.7 元音音位 ъ

共同斯拉夫语的 ъ 与印欧语的 *ī* 对应。古斯拉夫语和古俄语中把它叫做 *er*, 例如:

共斯 *dǝšti*, 古斯 *дъшти*, 古俄 *дъчи*, 现俄 *дочь*, 立陶宛 *duktė*, 梵语 *duhitā*, 古希 *th ūg áēr*;

共斯 *sǝnǝ*, 古斯、古俄 *сыNъ*, 现俄 *сын*, 立陶宛 *sūnŭis*, 梵语 *sūn ūh*;

共斯 *dǝva*, 古斯、古俄 *дъва*, 古希 *dúō*, 拉丁 *duo*, 梵语 *duvā*;

共斯 *mǝchǝ*, 古斯、古俄 *мъхъ*, 现俄 *мох*, 拉丁 *muscus*, 立陶宛 *musai* (复, 牛奶上的霉菌);

共斯 **bǝdǝti*, 古斯、古俄 *бъдѣти*, 现俄 *бдеть*, 立陶宛 *budėti*, 普鲁士 *budē*, 梵语 *b ūdhyatē*。

古代斯拉夫人从拉丁语和日尔曼语中借用词汇时通常把 *ū* 转写成 ь, 如共斯 *къпѣdzъ*, 古斯、古俄 *кънѧсь*, 古高地德语 *kuning*。

因此, 斯拉夫元音 ъ < *ū。

3.8 元音音位 y(ы)

元音 *y* 是一个长元音, 源自印欧语的 **ū*, 例如:

共斯 **byti*, 古斯、古俄 *быти*, 现俄 *быть*, 立陶宛 *būti*, 拉脱维亚 *būt*;

共斯*dymъ, 古斯、古俄 дымъ, 现俄 дым, 立陶宛 dūmai, 梵语 dhūm āḥ, 古希 thūmós(精神, 智慧, 勇气, 愤怒), 普鲁士 dumis, 拉丁语 fūmos<dhūmos, 拉脱维亚 dūmi;

共斯*synъ, 古斯、古俄 сынъ, 立陶宛 sūnūs, 梵语 sūn ūh;

共斯*myš'ь, 古斯 мышь, 现俄 мышь, 古希 mūs, 拉丁 mūs, 古高地德语 mus, 梵语 mūh;

共斯*ty, 古斯、古俄、现俄 ты, 立陶宛 tù, 拉丁 tu, 德语 du, 法语 toi。

因此, 斯拉夫语的元音 y<*ū。

斯拉夫语从拉丁语和日尔曼语中的借词也可以作为 y 源自 *ū 的旁证, 例如, 古斯 хызы(хижина)借自日尔曼语。试比较古高地德语 hūs(дом), 现代德语 Haus, 英语 house。古斯 тынь(забор), 试比较古高地德语 zūn<*tūn。古斯 быволь(буйвол), 试比较拉丁 būbalus。

关于 *ū>y 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变化只发生在辅音之前或词尾, 如果 *ū 用于元音之前, 它就会分解为 ū̥, ū̥而后在斯拉夫语中变为 ъv, 例如, 共斯*(za)byti—(za)bъvenъ, 古斯 (за)быти—(за)бывениѣ, 古俄 забыти—забывснѣ, 现俄 забыть—забвение; 共斯*ryti—ръvati, 古斯 рыти—ръвати, 古俄 рыти—ръвати, 现俄 рыть—рвать。

共斯*svekry(单数一格), svekrye(单数二格), 古斯、古俄 свекры, свекръвс, 现俄 свекровь, свекрови。

以上我们探求了共同斯拉夫语及古俄语早期元音的历史渊源, 但我们只涉及了 8 个元音音位。还有 3 个元音的起源与印欧语中的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有密切联系。我们必须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语音组合。

上文中我们曾经提到, 印欧母语有过发达的二合元音(дифтонги)及准二合元音(дифтонгоиды, 或叫做 дифтонгические сочетания)系统。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由两部分构成, 其中构成音节的部分我们把它叫做音节成分(слоговой элемент), 不构成音节的成分叫做非音节成分(неслоговой элемент)。构成音节的成分通常是元音, 即 ā, ǣ, ō, ǫ, ē, ę, 而不成音节的部分为半元音 i 和 u (对二合元音而言), 或者为响辅音 r, l, m, n (对准二合元音而言)。因此, 在印欧母语中有下列

二合元音: āi, ai, ōi, oi, ēi, ei;

āu, au, ōu, ou, ēu, eu, ū̥<ū。

准二合元音: ār, ar, ōr, or, ēr, er;

āl, al, ōl, ol, ēl, el;

ām, am, ōm, om, ēm, em; im, um, ьm;

ān, an, ōn, on, ēn, en, in, un, ьn 等。

印欧母语的二合元音和准二合元音在共同斯拉夫语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合并的原因, 在共同斯拉夫语中只剩下 4 个二合元音, 即 ei, oi, eu, ou。准二合元音也发生了类似变化。现在我们继续对斯拉夫语中元音渊源的追溯。其余几个元音, 像 ę, ɔ, u 等 3 个元音都是由二合元音或准二合元音演变而来, 像上面已经涉及的 i, ę 也部分地由二合元音演化而来。

3.9 元音音位 u

共同斯拉夫语中有两个继承自印欧语以-ū̥结尾的二合元音 eu, ou (au)。它们在其后的辅音前单音化了。

二合元音 ou̥(au)变为元音 u, 例如:

共斯 turъ(野牛, 水牛), 古斯 тоуръ, 古俄 тоуръ, 现俄 тур, 立陶宛 taūras, 普鲁士 tauris, 古希 taūros, 拉丁 taurus;

共斯*ucho, 古斯 oyxo, 古俄 oyxo, 现俄 yxo, 拉丁 auris<*ausis (r 来自早期的 s, 斯拉夫

语中的 ch 也来自早期的 s)，哥特 auso, 立陶宛 ausis;

共斯*suchъ, 古斯 соухъ, 古俄 соухъ, 现俄 сух, 立陶宛 saūsas。

二合元音 eu 在辅音前变为元音 u, 但要使前面的辅音软化, 即 eu > 'u。看来在这个演变过程中, 元音 e 窄化, 即舌位抬高, 逐步转化为 i, 这个 i 作用于前面的辅音, 使之软化, 例如:

共斯*bl'udQ(наблюдаю, охраняю), 古斯 блюдъ, 古俄 блюдоу, 现俄 блюду, 古希 reúthomai(спрашиваю);

共斯*l'ubъ(любимый), 古斯 любъ, 古俄 любын, 现俄 любый (俗) (心爱的, 可爱的), 梵语 leubhoh;

共斯 bl'udo, 古斯 блюдо, 古俄、现俄 блюдо, 梵语 beudhoh。

共斯*l'udīje, 古斯 люднѣ, 古俄 люд, люди, 现俄 люд, люди, 立陶宛 liaudis, 古高地德语 liut, 现德 Leute, 勃艮第语 leudis (自由人)。

3.10 元音音位 Q(ж)及 ɣ(я)

元音 Q 及 ɣ 为鼻元音, 它们源自印欧语的准二合元音 am, om, an, on, em, en 等, 但只是当这些准二合元音处于辅音之前或词尾 (音节结尾) 时。如果它们处于元音前则另当别论。

共斯*dQga, 古斯 джга, 古俄 доуга, 现俄 дуга(<*donga), 试比较立陶宛 danga (盖子), dangùs (天空);

共斯*zQbъ, 古斯 жбъ, 古俄 зоубъ, 现俄 зуб(<*zombs), 立陶宛 žambas, 古冰岛 kmbr, 古希 gamphos, 拉脱维亚 zùobs;

共斯*pQъ, 古斯 пжъ, 古俄 поуть, 现俄 путь, 梵语 p ánthāh (路), 拉丁 pons-pontis (桥; 小路);

共斯*rQka, 古斯 ржка, 古俄 роука, 现俄 рука, 立陶宛 rank ā(<*ronka)。

3.11 ɛ<ěm, ěn

共斯*mɛso, 古斯 масо, 古俄 масо, 现俄 мясо, 古普鲁士 mensā, 拉脱维亚 miesa (躯体);

共斯*pɛtъ, 古斯 пать, 古俄 пать, 现俄 пять, 古希 p énte, 立陶宛 penki;

共斯*svɛtъ, 古斯 свать, 古俄 свать, 现俄 свят, 立陶宛 šveñtas, 普鲁士 swenta, 古俄、古斯 сѣма, плѣма。比较一些印欧语言和斯拉夫语言可以看出, ɛ 和 Q 还可能来自 m, n, im, in, um, un 等等, 此处不一一赘述。

古代斯拉夫人从日尔曼人那里借词时总是把 an 转写为 Q, in 转写为 ɛ, 例如, 古斯 кѣнасъ, 古俄 кѣназь, 现俄 князь, 古萨克逊语 kuning, 古英语 cyning, 古高地德语 kuning (кѣнѣзь < kuning)。

古斯 хждогъ (灵巧的), 古俄 хоудогъ, хоудогыи, художьныи, 现俄 художник 等, 哥特 handugs (灵巧的), 古高地德语 hantag。

以上我们对共同斯拉夫语 (古俄语) 的 11 个元音的起源作了简单介绍, 还需要补充的是 i 源自二合元音 ei, ē(ě)和 i 源自二合元音 qi(aī)的内容。

1) i<ei。上面我们已谈到元音音位来 i 自*ī(i<*ī), 但共同斯拉夫语中的 i 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 那就是 i<ei, 例如: 共斯*vidъ, 古斯 видъ, 古俄 видъ(зрение 视力), 现俄 вид, 立陶宛 vėdas (面孔), 古希 eĩdos<Feĩdos (外表)。

共斯*iti, 古斯 ити, 古俄 ити, 现俄 ийти, 立陶宛 eĩti, 古希 eĩmi(иду), 拉丁 is<*eis;

共斯*zima, 古斯 зима, 古俄 зима, 古希 cheima, cheimón, 拉丁 hibernus<heimrinos (冬天的);

共斯*krivъ, 古斯 кривъ, 古俄 кривыи, 现俄 кривой, 立陶宛 kreivas。

2) ē(ě)<oj(ai) (在辅音前或词尾), 例如:

共斯*cělъ, 古俄 цѣлыи, 现俄 целый, 古希 koil-(хорошо), 哥特 hails(здоров);

共斯*cēna, 古斯、古俄*цѣна, 现俄 цена, 立陶宛 kainė 古希 poine (杀人的罚款, 赔偿), 古伊朗 kaēna (惩罚, 复仇)。

共斯*sněgъ, 古斯 снѣгъ, 古俄 снѣгъ, 现俄 снег, 哥特 snaiws, 古普鲁士 snaygs;

共斯*věньсь, 古斯 вѣньсь, 古俄 вѣньсь, 现俄 венец, 立陶宛 vain kas;

共斯*berēte, 古斯 берѣте (брати 的复数第二人称命令式), 古俄 берѣте, 现俄 (братъ-)берите, 古希 féroite;

共斯*lěvъ, 古斯 лѣвъ, 古俄 лѣвъ, 现俄 левый, 古希 laiós<laiFós, 拉丁 laevus<laivos。

古代斯拉夫人借用日尔曼语或拉丁语的词语时通常用 ě 转写日尔曼语或拉丁语的二合元音 oj(ai), 例如古斯拉夫语及古俄语的 цѣсарь (恺撒) (后>царь) 一词, 哥特语 kaisar, 拉丁 caesar<*cajsar。

以上是二合元音 oj(ai)在辅音前变为 ě(ѣ)的情况, 在词尾时取决于重音, 如果在扬音下变为 ě(ѣ), 在抑音下变为 i:

oj(ai)>ě(ѣ), 例如, 第二变格法的阳性名词的单数第六格:

共斯*voz'ě, 古斯、古俄(на)возѣ, 现俄(навозу)

共斯*vblc'ě(vlkъ 六格), 古斯 вльцѣ, 古俄 вльцѣ, 现俄 волке。

共斯*měš'ě(měch 六格), 古斯、古俄 мѣсѣ(мѣхъ 六格)。

oj(ai)>i, 例如, 第二变格法的阳性名词的复数第一格:

共斯*vylci<*vilkoi, 古斯 вльци, 古俄 вльци, 现俄 волки, 立陶宛 vilkaĩ, 古希 líkoi。

第一变格法阴性名词的单数三、六格: 共斯*nozě<nogai, 古斯、古俄 нозѣ, 现俄 ноге; 共斯*rěcě<*rěkai, 古斯、古俄 рѣцѣ 等。

以上我们介绍了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是如何转化为独立元音的, 即它们在辅音前及词尾 (在闭音节) 变为独立的元音。然而, 当它们处于元音前时 (在开音节), 其音节成分, 即元音与非音节成分 (半元音或鼻辅音) 就会分解为两部分, 非音节成为与后面相邻的元音组成一个音节, 试比较:

古斯、古俄 пѣти(петь)<*poiti, 二合元音 oi>ě, 但 поѣ(пою)<poiQ, oi>o-iQ;

古斯、古俄 цѣна(цена)<c'ēna<*kaina, ai>ě, 但 кати<*kaiati(ai在元音 a 之前);

古斯、古俄 бити(бить)<*beiti, 二合元音 ei>i, 但 бѣѣ (бѣю)<*beiq(ei在元音 q 之前);

古斯 коуѣ, 古俄 коую(кую)<*koujQ, 二合元音 ou在辅音 j 之前, ковати (ковать)<*kouati, ou在元音 a 之前;

古斯 звѣкъ, 古俄 звоукъ(звук)<zvonkъ, 但 звонѣ<*zvonъ;

古斯、古俄 сѣма(семя)<*sēmen (单数一格), сѣмене(семени)<*sēmene (单数二格), 拉丁语 semen;

古斯、古俄 распѣти(распяť)<*-pinti;

古斯 распѣнь, 古俄 распѣноу(распнѣ)<*-pīnam, 立陶宛 pinti;

古斯 дѣти(дуть), 古俄 доути<*dūmti;

古斯 дѣмѣ(дѣю), 古俄 дѣмоу<*dūmam 等等。

共同斯拉夫语从印欧母语继承了 5 个元音: a, o, u, e, i。这 5 个元音又分长短: ā—ǎ, ō—ǒ, ū—ǔ, ē—ě, ī—ĩ (这样, 实际上是 10 个元音)。元音长与短的差别是量的差别。共同斯拉夫语把元音量的差别变成了质的差别, 即把音的长短差别变成了发音动作的差别: ā, ō>ǎ, ǎ, ō>o,

ū>y(ы), ū>ъ, ē>ě(ѣ), ě>е, ī>i(и), ī>ь, 于是, 10 个元音最终变成了 8 个。语言学上把这种转化叫做元音的量差转化为质差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х различий гласных в качественные)。古俄语作为斯拉夫语的一支 (东斯拉夫语) 从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这 8 个元音音位。源自印欧母语长元音的元音在共同斯拉夫语中保持着长元音的特性, 如 a, y, i, ě, 短元音保持着短元音的特性, 如 o, e, 而短元音 ū 和 ī 则进一步弱化成为超短元音 ъ 和 ь。古俄语早期还保留着元音的这种长短差别。此外, 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演变而来的元音也是长元音如 q(ѡ), ɛ(Ѧ), i, ě (与上述 i, ě 合二为一) 及 u(y) 都是长元音。这一语音变化过程是由于开音节规律作用引起的, 与元音量差到质差的转变不同。共同斯拉夫语晚期及古俄语早期 (史前时期) 最终形成了由 11 个元音音位组成的元音系统。公元 9 世纪前鼻元音从东斯拉夫语 (古俄语) 中消失, q>u, ɛ>ä u 与原有的 u 合二为一, 从而形成了 10 个元音构成的古俄语历史时期 (10—11 世纪前后) 的元音系统。

4 共同斯拉夫语 (古俄语) 辅音的起源

印欧母语的辅音系统被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下来了, 但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其中有些辅音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 但有的经历了重大变化, 还有些辅音消失了, 或者说与别的辅音合并了。总之, 共同斯拉夫语的辅音系统与印欧母语的辅音系统相比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印欧母语中的送气爆破音被对应的非送气音兼并了, 曾经可以与元音任意搭配的后舌音在共同斯拉夫语时代与前元音结合时变成了唏音, 在受到相邻元音或辅音的影响有时又会变为啞音, 许多辅音在共同斯拉夫语中遇到 j 时仿佛起了化学变化, 会发生音变,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下面我们逐一梳理一下共同斯拉夫语 (古俄语) 与印欧母语在辅音方面的继承情况。

4.1 共同斯拉夫语完全继承的辅音

这里所说的完全继承是指共同斯拉夫语原封不动地从印欧母语继承了某些辅音。所谓原封不动是说基本发音没有什么变化, 如 b, p, m, v, d, t, z, s, n, l, r, g, k 等。这些辅音中, 像 b, p, d, t, g, k 都有对应的送气音 bh, ph, dh, th, gh, kh。现在先举例说明其他几个辅音与共同斯拉夫语的继承关系。

m: 与印欧语一致, 完全对应, 例如:

共斯*domъ, 古斯、古俄 домъ, 现俄 дом, 梵语 d āmah;

v: v 在斯拉夫语中是唇齿音, 与印欧语的唇音 w 对应, 例如:

共斯*vezq, 古斯 vezъ, 古俄 vezou, 现俄 везу, 梵语 v āhati;

z: 与印欧语音组 zd, zg 中的 z 对应:

共斯 mьzda, 古斯 мьзда, 古俄 мьзда, 现俄 мзда, 哥特 mizdō, 古希 misthós;

共斯 mozgъ, mazga (古伊朗语: 骨髓);

s: s 与印欧语 s 对应:

共斯*synъ, 古斯、古俄 сынъ, 现俄 сын, 梵语 sūnús, 立陶宛 sūnus;

n: n 与印欧语之 n 相对应:

共斯*nagъ, 古斯、古俄 нагъ(нагой), 梵语 nagn āh;

l: 与印欧语 l 对应:

共斯*lež'q, 古斯 лєжж, 古俄 лєжоу, 现俄 лежý, 哥特 ligān, 德语 liegen;

r: 与印欧语 r 对应:

共斯*berq, 古斯 беръ, 古俄 берюу, 现俄 берý, 梵语 bh ārāmi。

4.2 送气音的消失

印欧母语有着发达的爆破音（塞音），其中 6 个辅音有对应的送气音，即 b—bh, p—ph, d—dh, t—th, g—gh, k—kh，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这些辅音，但送气音被非送气音兼并，个别的送气音，如 kh 则变为另外的辅音。下面我们逐一做一个介绍。

1) b \ b
 bh /

bh: 共斯*berǵ, 古斯 берѡ, 古俄 берюу, 现俄 берѹ, 梵语 bh áāmi, 古希 f éō, 拉丁 ferō。可见，此外斯拉夫语中的 б 在梵语中对应 bh，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对应 f。bh, f 指明了斯拉夫语古时的辅音应是 bh，即送气音。

b: 共斯*bolii, 古斯 болѣии, 古俄 болии, 现俄 более, 梵语 b āīyan, 古希 beftiōn, 拉丁 dēbilis。

在这个词中斯拉夫语的 б 与印欧语梵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 b 对应，说明这个 б 的起源是 b。

以上二词在斯拉夫语中用的都是 б，虽然来源不同，却是同一个辅音，说明古印欧语的 bh 与 b 在斯拉夫语中合二为一了。

2) p \ p
 ph /

p: 共斯*plovǵ, 古斯 пловѡ, 古俄 пловоу, 现俄 плыву, 梵语 plavatē(плавает), 古希 pléō, 拉丁 pluit;

共斯*prijatel'ь, 梵语 priy āḥ(милый);

ph: 共斯*polica(полка), 梵语 ph ālakam(доска);

共斯*рѣна, 古斯、古俄 рѣна, 梵语 ph énaḥ。

3) d \ d
 dh /

dh: 共斯*dojǵ(喂奶), 古斯 доѡ, 古俄 доюу(喂奶), 现俄 дою, 梵语 dh áyati, 古希 thēsato, 拉丁 fērāre。

在这个词中斯拉夫语中的 д 与古印欧语的 dh, th, f<*dh 对应。所以，斯拉夫语的 d 与古印欧语的 dh 对应，这说明了它的起源。

d: 古斯 дѣва, 古俄 дѣва, 现俄 два, 梵语 duvā, 古希 dūō, 拉丁 duo;

古斯 домѣ, 古俄 домѣ, 现俄 дом, 梵语 d ānaḥ, 古希 d ómos, 拉丁 domus。

从以上二词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斯拉夫语中的 д 与印欧语的非送气音 d 对应。

综上所述，印欧语中的送气音 dh 与非送气音 d 在斯拉夫语中合二为一了。

4)

t \ t
th /

t: 共斯*to, 古斯 to, 古俄 то, 现俄 то, 梵语 tál, 古希 tó, 拉丁 istud;

共斯*mati, 古斯 мати, 古俄 мати, 现俄 мать, 梵语 māt á, 拉丁 māter;

th: 共斯*meṭQ, 古斯 МАТХ, 古俄 МАТОУ, 现俄 мятý, 梵语 mánthati (他推动, 他搅合)。

5) 送气音 kh(kh>ch)

印欧共同语中还有一个送气辅音 kh。它在斯拉夫语中演变为 ch。kh>ch 的变化反映在古希腊语中, 请见下文。

4.3 圆唇后舌音与非圆唇后舌音(k^u, g^u与 k, g)

k^u \ g^u
k, \ g
k / g /

印欧母语中曾有两种不同的后舌音: 圆唇后舌音与非圆唇后舌音。在斯拉夫语中这两种辅音合并为非圆唇音了。在某些印欧语言中还保留了圆唇 k 和 g 的痕迹, 如在拉丁语和日尔曼语中后舌音发展出一个唇音成分就是证明。试比较古斯拉夫语 кѣто, 拉丁语 quis, 哥特语 hwas。

有时唇音占据绝对优势, 甚至取代圆唇后舌音, 例如古希腊语的 p áeros。这里唇音 p 取代了 qu。再比较古斯 отлѣкъ(остаток), 拉丁 linquo(оставляю), 哥特语 leihwa(суживаю), 古希 leípō(оставлять)。

g: 共斯*goveḍo, 古斯、古俄 говадо, 现俄 говядина, 梵语 gaúh;

gh: 共斯*gorēti, 古斯、古俄 горѣти, 现俄 гореть, 梵语 ghṛnoti;

k: 共斯*pekQ, 古斯 пекж, 古俄 пекоу, 现俄 пеку, 梵语 pakvaḥ。

4.4 非圆唇软后舌音(k', g', g'h)

印欧共同语中曾有过 3 个非圆唇的软后舌音: k', g', g'h。它们在共同斯拉夫语和其他斯拉夫语中变为 s, z。

1) *k'>s: 共斯*sъto, 古斯、古俄 съто, 现俄 сто, 拉丁 centum, 古希 e-katón, 立陶宛 šimtas;

共斯*desēṭ, 古斯 десать, 古俄 десать, 现俄 десять, 拉丁 decem, 立陶宛 dešimtis, 古希 dēka;

共斯*slovo, slava, 古斯、古俄 слово, слава, 现俄 слово, слава, 古希 kléos(слава)。

2) *g'>z: 共斯*znati, 古斯、古俄 знати, 现俄 знать, 拉丁 co-gnōscō, 古希 gi-gnōscō, 立陶宛 žinoti;

共斯*zъno, 古斯 зръно, 古俄 зръно, 现俄 зерно, 拉丁 grānum, 古爱尔兰 grán。

3) *g'h>z: 共斯*zima, 古斯、古俄 зима, 现俄 зима, 古希 cheimón, 拉丁 hiems, 立陶宛 žiemá;

共斯*vezQ, voz, 古斯 везъ, возъ, 古俄 везоу, возъ, 现俄 везу, воз, 古希 óchos<F óchos (повозка), 拉丁 veho, 立陶宛 vežù, 古斯堪的纳维亚 vag(повозка)。

4.5 辅音 ch 的渊源

1) ch<kh: 斯拉夫语中的 ch 源自印欧共同语的 kh, 例如:

共斯*socha, 古俄 соха, 现俄 соха, 梵语 śákha, 波斯 sāch, 立陶宛 šakà, 拉脱维亚 saka;

共斯*chorbъrъ, 古斯 храбъръ, 古俄 хоробрьъ, 梵语 kharah (坚硬的)。

共斯*chochotati, 古斯 хохотати, 梵语 kakhati。

此处词首的 ch 可能是具有激情色彩的 k, 但也有一种解释, 说这类 ch 是一些拟声词所特有的, 如捷克语 chuchati (吹, 呼吸), 俄语 хихикать 等。

2) ch<s (印欧语*i, *u, *r, *k 之后)。我们知道, i, u, 可能是长音, 也可能是短音, 所以 s 可能在 ī, ū, ū 之后。此外, i 和 u 可能是二合元音的组成部分: ei, oi, eu, ou, 因此在斯拉夫语中这个 s 就应处在 i(<ī), ь(<ī), y(<ū), ъ(<ū), ě(oī), i(eī), 'u(<eu), u(<ou) 和 r, k 之后。举例说明:

ъ(ū)之后: 共斯*blъcha<*blūsa, 古俄 блъха, 现俄 блоха, 立陶宛 blusà

共斯*mъхъ<*mūsos, 古斯 мъхъ, 古俄 мъхъ, 现俄 мох, 立陶宛 mūsos, 拉丁 muscus;

共斯*ucho<*ousos, 古斯 оухо, 古俄 оухо, 现俄 ухо, 拉丁 auris<*ausis, 立陶宛 ausis, 哥特 auso;

共斯*mucha<*mousa, 古斯 моуха, 古俄 моуха, 现俄 муха, 立陶宛 musẽ, 拉丁 musca;

共斯*vъrchъ<*vīrsus, 古斯 връхъ, 古俄 връхъ, 立陶宛 viršus<*virs ūs, 拉脱维亚 virsus。

古斯拉夫语、古俄语及其他古代斯拉夫语的动词及名词变化中有多处涉及 s>ch 的情况, 在相应的地方我们将做适当介绍。

古代斯拉夫从其他相邻民族借词时, 也可能直接引进辅音 ch, 例如, 从日尔曼语中的借词: 古斯 хлѣбъ, 古俄 хлѣбъ, 现俄 хлеб, 哥特语 hlaifs; 古斯、古俄 хлѣвъ, 现俄 хлев, 哥特语 hlaiw; 古俄 хыжа, хыжина, 现俄 хижина, 古高地德语 hus, 现德 Haus, 现英 hous。

4.6 后舌音 k, g, ch 的软化

后舌音 k, g, ch 在共同斯拉夫语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相邻前元音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叫做后舌音的软化。斯拉夫比较语言学及古俄语研究者把这个过程叫做后舌音的软化 (смягчение 或 палатализация заднеязычных (或 задненёбных))。我们前面已经说到, 在印欧母语中后舌音既可以与后元音结合, 也可以与前元音结合。但在共同斯拉夫语时期后舌音与前元音结合时要发生质的变化, 即变为另外的辅音。根据这些软化过程产生的不同结果和发生的条件与时间的不同, 语言学界把它们分为两类软化²: 第一波后舌音软化和第二波后舌音软化 (первая палатализация 和 вторая палатализация заднеязычных)。现分别介绍如下。

1) 第一波后舌音软化发生在它们位于前元音 e, ъ, е, ě(<*ē), i(<*ī 或 *eī)之前, 后舌音受到前元音的同化变为唏音: k>č', g>dž'>ž', ch>š'。

试比较下列词列:

共斯*гѣка—porč'iti, 古斯 рѣка—poržchiti, 古俄 роука—porouchiti, 现俄 рука—poruchit';

共斯*копъ, копыс'ъ—pač'ьnti>pač'eti, 古斯 конь, коньць—начати, 古俄 конь, коньць—начати, 现俄 кон, конец—начать;

共斯*kъniga—kъniž'bnikъ, 古斯、古俄 кънига—кънижьникъ, 现俄 книга—книжник;

共斯*drougъ—drouž'ina, 古斯、古俄 другъ—дружина, 现俄 друг—дружина;

共斯*grojſū>grěchъ—grěš'ьnikъ, 古斯 грѣхъ—грѣшьникъ, 古俄 грѣхъ—грѣшьникъ, 现俄 грех—грешник;

共斯*souchъ—souš'iti, 古斯、古俄 соухъ—соушити。

应特别指出的是, *kě, *gě, *chě 这三个音组继续变化的特性。当 k, g, ch 在 ě (<e) 前变为 č', ž', š' 后, 反过来又促使 ě 变为后元音 a, 这类词尤以动词为数较多。举例说明: 共斯 *gēros>ž'ěrъ>ž'arъ, 古斯 жаръ, 古俄 жаръ, 现俄 жар, 试比较古斯 горѣти, 古俄 горѣти, 现俄 гореть。

共斯*bēgētei>běž'ēti>běž'ati, 古斯 бѣжати, 古俄 бѣжати, 现俄 бежать, 试比较 бег, бегать;

共斯*gēritei>ž'ēriti>ž'ariti, 古斯、古俄 жарити, 现俄 жарить, 试比较 гореть。

共斯*kēdъ>kēdъ>č'ēdъ>č'adъ, 试比较 кадить。

共斯*krikētei>krič'ēti>krič'ati, 古斯、古俄 кричати, 现俄 кричать, 试比较 крик。

共斯*slouchētei>slouš'ēti>sluš'ati, 古斯、古俄 слоушати, 现俄 слушать, 试比较 слух。

共斯*mēchētei>měš'ēti>měš'ati, 古斯、古俄 мѣшати, 现俄 мешать, 试比较 помеха。

就时间而言这种后舌音软化发生在共同斯拉夫语早期, 所以语言学界把它叫做第一波后舌音的软化。

2) 第二波后舌音的软化也发生在共同斯拉夫语时代, 但较第一波后舌音软化要晚一些, 而且结果也不相同。k, g, ch 变成了啞音: k>c', g>dz'>z', ch>s'。发生的条件也不同, 这一软化有两种类型: (1) k, g, ch 在元音 i 与 ě (<二合元音 oi 与 ai) 之前; (2) k, g, ch 在前元音 i, ь, ę 之后。这两种类型的发生, 哪一种在先, 哪一种在后, 语言学界没有统一的意见。语言学家各有自己的理由,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这里不做介绍。不仅如此, 不少语言学家不同意把这两种类型的后舌音的软化归在一起, 而把第一种类型, 即 k, g, ch 在 i, ě (<二合元音 oi, ai) 前的软化叫做第二波后舌音软化, 第二种类型, 即 k, g, ch 在前元音 i, ь, ę 之后划为第三波后舌音软化。我们采用 (1) (2) 两种类型均为第二波后舌音软化的说法。

现分别举例加以介绍:

k, g, ch 在二合元音 oi(ai) 前变为 c', z', s', 但印欧语的二合元音 oi 与 ai 先变为 ě 与 i, 这样, k, g, ch 就处于前元音 ě 与 i 之前才发生音变: k, g, ch+ě, i(<oi 及 ai)>c', z', s'。

k>c': 共斯*kaina>kēna>c'ēna (氏族社会的杀人“赔偿”与 kajati “复仇”为同根词), 古伊朗语 kaēna (罚款; 复仇), 立陶宛 kaina, 古斯、古俄 цѣсарь;

共斯*kajsar'ъ>c'ēsar'ъ, 古斯、古俄 цѣсарь, 哥特 kaisar。

a 变格名词单数三、六格:

共斯*rankai>rQC'ě, 古斯 рѣка-рѣцѣ, 古俄 роука—роуцѣ, 现俄 рука—руке, 立陶宛 rañkai。

o 变格名词复数一格:

共斯*vilkoi>vylc'i, 古斯 вльцѣ, 古俄 вълци, 现俄 волк, волки, 立陶宛 vilkaĩ。

o 变格名词单数六格:

共斯*vilkoi>vylc'ě, 古斯 вльцѣ, 古俄 вълцѣ, 现俄 волке;

共斯*rykoi>rys'i, *rykoite>rysčete, 古斯、古俄 пеки, пеки́те, 现俄 печь, пеки́те (动词 печь 的命令式)。

g>z':

共斯*goilo>dz'ělo 非常, 古斯 sѣло, 古俄 sѣло, 现俄 (旧) зело, 立陶宛 gailús (暴躁的, 狂怒的), 哥特 gailjan (活跃的)。

a 变格名词单数三、六格:

共斯*nogai>nod'z'ě, 古斯 носѣ, 古俄 носѣ, 现俄 ногé, 立陶宛 nag á (蹄子), n āgas (爪子)。

o 变格名词单数六格，复数一格：

共斯*drougoi>droud'zi>druz'i, 古斯、古俄 друзи, 现俄 друзья, 立陶宛 draugas, 拉脱维亚 draugs。

ch>s':

共斯*poslouchoi>poslus'i, 古斯、古俄 послоуци (证人), 现俄 послухи (史) (证人);

共斯 mouchai>mus'ě, 古斯、古俄 моусѣ, 现俄 мухе。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 k, g, ch 在 ě (<oi, ai) 之前, 同时在词根中变为 c', z', s', 但在词尾时有可能变为 ě 或 i, 这取决于古时的重音。如果在乐重音时代, 此音节为扬音则二合元音变为 ě, 如果此音节为抑音, 则二合元音变为 i。

后舌音在前元音 i, ь, ę 之后受到其同化作用变为啞音: k, g, ch>c', z', s' (在 i, ь, ę 之后)。
例证:

共斯*mūsika>myš'ьca, 古斯、古俄 мышыца, 现俄 мышца, 梵语 mūsikā;

共斯*ovika>ovьc'a, 古斯、古俄 овыца, 现俄 овца, 梵语 avikā, 立陶宛 avis, 拉脱维亚 avs;

共斯*dēvika>dēvic'a, 古斯、古俄 дѣвица, 现俄 девица;

共斯*otъkъ>otъc'ь, 古斯、古俄 отъць, 现俄 отец, 哥特 atta, 古希 atta, 拉丁 atta, 古高地德语 atto;

共斯*vъchъ>vъc'ь, 古斯、古俄 вьсь, 现俄 весь;

共斯*stьga>stьdz'a, 古斯、古俄 стьз 或 стьза, 现俄 стезя, 俄方 стега, 拉脱维亚 stiga, 古高地德语 steg, 现德 Steg。

k>c', g>dz', ch>s' 的现象直到共同斯拉夫语晚期, 即公元初的几个世纪还是一个活生生的语音变化过程, 比如, 斯拉夫民族与日尔曼民族接触时引进的借词就反映了这个过程, 例如, 日尔曼语中一些以 -ing 结尾的名词斯拉夫人转写为 -ędz'ь, 例如, 日尔曼语 kūningō>kъnęgъ>kъnędz'ь (古斯 kнась)>kъnęz'ь (кназь), 现代俄语 князь, 共同斯拉夫语的 *likon>lic'o>lic'e, 古斯、古俄 лице, 现俄 лицо。

但是, 这一语音变化有不少例外, 例如, 古斯、古俄的 ликъ (现俄 лик) 中的 k 未发生变化, 不同于 лице, 古斯、古俄 кнагыни (现俄 княгиня), тисъ (现俄 тих) 中的 g, ch 未变。类似的词还有不少, 如 макъкъ (或 магъкъ), тагъкъ 等等。

这一类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 i, ь, ę (и, ь, а) 之后的后舌音 k, g, ch 处于 ь 与 y(ы) 之前 (即 ѣ 与 ѡ) 之前, 因此, 它们在发音时受到圆唇动作的影响, 从而遏制了舌面向上腭移动的可能, 也就遏制了它们软化的可能。(A.M. Селищев 1951: 206—207) 这种解释是较为合情合理的。A.M. Селищев 的观点为大多数苏联、俄罗斯语言学家认同。

还有一类词汇没有发生后舌音的软化, 即后舌音之后还紧跟另一辅音, 如 *mьgla (古斯、古俄 мьгла), *mьgnqti (古斯 мьгнѣти, 古俄 мигноути, 现俄 мигать), *stьgna (古斯、古俄 стьгна 街道, 道路, 广场), *sęgnqti (现俄 иссякнуть), *kliknqti (现俄 кликать), *męknqti (古斯 макнѣти, 古斯、古俄 макнѣти, 现俄 мякнуть), *vъchгъ (古斯 вьхрѣ)。这里 k, g, ch 未变为 c', z', s' 的原因不详。

现代斯拉夫诸语言从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两个音组 *kvě, gvě。语言学界认为, 这两个音组的变化与第二波后舌音软化的第一种类型相同, 即演变过程为 c'vě<kvě<*kvoi, z'vě<d'z'vě<*gvoi。但这一变化只发生在东斯拉夫语和南斯拉夫语中, 在西斯拉夫语中并未发生, 例如, 古斯、古俄 цвѣтъ (现俄 цвет), 其变化为: *kvoiъ>květъ>c'větъ; 古斯、古俄 звѣзда, 变化过程为: *gvoiъda>gvězda>zvězda。波兰语、捷克语相应为 kwiat, gwiazda; květ,

hvězda。

kvě, gvě 音组在东斯拉夫语、南斯拉夫语和西斯拉夫语的不同命运反映了共同斯拉夫语中三大方言的差别，或者是共同斯拉夫语解体后不同发展道路造成的后果。

k, g, ch 在共同斯拉夫语中由于受到相邻前元音的影响变为唏音 č', ž', š' 和啞音 c', z', s'。这 6 个辅音都是软音。古俄语继承了这些软辅音，而且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它们保持了软辅音的特性。在以后的发展中像 ž(ж), š(ш), c(ц) 等变成了硬音。我们在下文中将予以介绍。

根据音节谐和规律，k, g, ch 作为后舌音不能同前元音结合，所以在共同斯拉夫语和古俄语中不能出现 ki, gi, chi(ки, ги, хи) 这样的音组，而只能用 ky, gy, chy(кы, гы, хы)，所以古俄语的 кыѡвь(Киев), гибѡль(гибель), хытрыи(хитрый) 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古斯拉夫语也是如此。但在早期的斯拉夫语古文献中就有 кить, гигантъ, хитонъ 等这样的词的写法。这些例外其实都是外来语（借自希腊语的词汇）。但在古俄语文献中确有少数例外，并非外来语，比如代词 кѡто(кто) 的第五格 кѡмъ 本应为 цѡмъ(<koimъ) 或 роука(рука) 的单数第三、六格 роукѡ, 本应为 роуцѡ(rankoi)。这里很明显，例外都发生在形态变化中，例如 цѡмъ 受到 кѡто, кого, комоу, комъ 等的影响，роуцѡ 受到 роуки, роукоу, роукамъ 等的影响，是类推作用，而不是语音规律在起作用。

4.4 辅音在 j 的作用下的软化

古俄语从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第一波和第二波后舌音软化而形成的软辅音（唏音与啞音）。此外，还继承了一些不同辅音同 j 相互作用而造就的一批新的软辅音。这两大类软辅音都是所谓的古俄语固有的软辅音。j 是一个响音，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中舌音，典型的软辅音。因此，硬辅音受到它的作用时就会软化。这种软化作用可能施于不同的辅音，但却得出相同的结果，也可能施于不同的辅音，得出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反映在共同斯拉夫语的不同方言中，也就是反映在不同的现代斯拉夫语中，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1) 后舌音 k, g, ch, 舌音 s, z 与 j 的相互作用

这 5 个辅音受到 j 的软化变为软辅音，而后 j 又被同化并消失，其结果是产生了新的唏音（软辅音）。具体演变过程如下：

kj > k'j > t' > t^š > t'š' > tš' (=č)

gj > g'j > d' > d^ž > dž' > ž'

chj > ch'j > š'

sj > s'j > š' > š,

zj > z'j > ž' > ž'。

例如，共斯*sěkja>sěč'a, 古斯、古俄 сѣча, 现俄 сеча, 古斯 сѣкж(古斯动词 сѣшти 的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 古俄 сѣкоу(古俄动词 сѣчи 的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 现俄 секу;

共斯*plakjos>plač'ь, 古斯、古俄 плачь, 现俄 плач, 保语 плач, 塞语 pláč, 波兰 płacz, 捷克 plač, 试比较古斯、古俄 плакати, 现俄 плакать;

共斯*ľgja>ľž'a, 古斯、古俄 лѣжа, 现俄 ложь, 保语 лѣжа, 塞语 lăž, 捷克 lež, 试比较古俄 лѣгати, лѣгоу(лгати, лгу);

共斯*douchja>duša, 古斯、古俄 доуша, 保语 душа, 塞语 dúša, 波兰 dusza, 捷克 duše;

共斯*nosjQ>noš'Q, 古斯 ношж, 古俄 ношоу, 现俄 ношú(动词 носити 的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 试比较 носить;

共斯*gasjQ>gaš'Q, 古斯 гашж, 古俄 гашоу, 现俄 гашú, 试比较 гасити;

共斯*kozja>kož'a, 古斯、古俄 кожа, 保语 кожа, 捷克 kůže, 现俄 кожа。

2) 音组 tj, dj

在 tj, dj 这两个音组的变化中充分反映了共同斯拉夫语方言的差异。此外, 这一变化可能发生在共同斯拉夫语晚期, 即斯拉夫母语解体的时期。

东、南、西三大方言的差别在现代斯拉夫诸语言中的表现从这两个音组的演变中可见一斑。其演变过程可描述如下:

东斯拉夫语 $tj > t'j > \bar{t}' > t'^{\bar{s}'} > t\bar{s}' (= \check{c}')$

$dj > d'j > \bar{d}' > d'^{\bar{z}'} > d\bar{z}' > \check{z}'$;

南斯拉夫语 $tj > t'j > \bar{t}' > t'^{\bar{s}'} > \bar{s}'t\bar{s}' > \check{s}'t'$

$dj > d'j > \bar{d}' > d'^{\bar{z}'} > \bar{z}'d\bar{z}' > \check{z}'d'$;

西斯拉夫语 $tj > t'j > \bar{t}' > t'^{\bar{s}'} > t's' (= c')$

$dj > d'j > \bar{d}' > d'^{\bar{z}'} > \bar{d}\bar{z}'$;

例如:

共斯*svētja, 古俄 свѣча, 古斯 свѣшта, 保语 свец, 塞语 sv ěca, 波兰 świeca, 捷克 svíce, 现俄 свеча;

共斯*medja, 古俄 межа, 古斯 межда, 塞语 mèda, 波兰 miedza, 捷克 meze;

共斯*chotjQ, 古俄 хочю, 古斯 хоштѣ, 波兰 chęć, 试比较 хотѣти;

共斯*vidjo, 古俄 вижоу, 古斯 вижду, 波兰 widzę, 试比较 видѣти;

共斯*tjudjь(чужеземец), 古俄 чоужии, 古斯 штоуждь, 波兰 cudzy, 现俄 чужой。

3) 唇音 p, b, m, v 与 j 的相互作用: pj, bj, mj, vj 等音组的演变

如果这些音组处于词首, 那么它们在所有斯拉夫语言中都演变为 pl', bl', ml', vl', 也就是说由于 j 与唇音相互作用与同化的结果衍生出一个 l'。这个 l' 在语言学上用了个拉丁术语命名, 叫做 l-epenth éticum (插入的 l)。例如:

共斯*bjudo, 古斯、古俄 блюдо, 现俄 блюдо, 塞语 bljũdo, 古波兰 bluda, 哥特 biups(单数二格 biudis);

共斯 bjudQ, 古斯 блюдж, 古俄 блюдоу, 现俄 блюду;

共斯*prujQ, 古斯 плюж, 古俄 плюю, 塞语 pljũjem, 波兰 pluje, 立陶宛 spi ėju(плюю)。

这些音组不处于词首时, 则情况不同。插入的 l 只在东斯拉夫语和南斯拉夫语中出现, 在西斯拉夫语中则未发生。这里情况要复杂一些。在现代保加利亚语中我们看不到插入的 l。古保加利亚中曾经有过, 后来消失了。至于说到西斯拉夫语中的确没有这样一个 l, 它到底是从来未有过, 还是后来消失了? 这个问题悬而未决。

举例: 共斯*zemja, 古斯、古俄 земля, 现俄 земля, 塞语 z ěmlja, 波兰 ziemia, 捷克 země, 保语 земя;

共斯*kourja, 古斯、古俄 коупѣ, 现俄 купля, 但波兰 kupia, 捷克 koupě;

共斯*kapja, 古斯、古俄 капѣ, 现俄 капля, 塞语 kărlja, 保语 капка;

共斯*lovjQ, 古斯 ловѣж, 古俄 ловлю, 现俄 ловлю, 保语 ловя;

共斯*rogubjQ, 古斯 погоубѣж, 古俄 поглоублю, 保语 погубя。

4) 响音 r, l, n 与 j 的音组: rj, lj, nj

响音 r, l, n 在 j 的作用下舌位前移至上颚区, 即被同化, 同时 j 消失形成一个长软音 ĩ' (ĩ, ñ), 长软音又变为正常软音。其变化过程可以表现为 $rj > \bar{r}' > r$, $lj > \bar{l}' > l$, $nj > \bar{n}' > n$, 例如:

共斯*bourja, 古斯、古俄 боурѣ, 保语 буря, 捷克 bouře;

共斯*volja, 古斯、古俄 волѣ, 塞语 vŏlja, 波兰 wola;

共斯*konjos, 古斯、古俄 конѣ, 塞语 kŏnj, 波兰 koń。

在共同斯拉夫语时代辅音 k, g, ch, s, z, t, d, p, b, m, v, r, l, n 与 j 结合时都会被软化而形成

软音。这些新产生的软辅音均被古俄语继承而成为所谓固有的软辅音。

j 不仅能够对单个相邻的辅音产生软化作用，而且能够对一组辅音产生软化作用。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j 对辅音组的影响。

5) skj, stj 的演变

skj 与 stj 在东斯拉夫语和西斯拉夫语中变为 $\check{s}\check{c}$ ，在南斯拉夫语中变为 $\check{s}\check{t}$ 。

东斯拉夫语 skj, stj > $\check{s}\check{c}$: 共斯*iskjQ, 古俄 ишчоу, 现俄 ищу, 试比较 искать。

共斯*tystja, 古俄 тышча, 现俄 тёща, 波兰 teściowa, 试比较 тесть。

共斯*poustja, 古俄 поушча, 现俄 пуща (密林), 试比较 пустой。

南斯拉夫语 skj, stj > $\check{s}\check{t}$: 共斯*iskjQ, 古斯 иштж, 比较 искать。

共斯*tystja, 古斯 тышта, 保语 тыща, 塞语 tǎšta, 试比较古斯 тысть。

6) zgj, zdj 的演变

共同斯拉夫语的辅音组 zgj 与 zdj 演变为 $\check{z}\check{d}\check{z}$ ，在古斯拉夫语文献中常写作 жд:

共斯*dǔzgijь, 古斯、古俄 дъждь, 保语 дъжд, 捷克 děšt’;

共斯*prigvozdiQ, 古斯 пригвождж, 古俄 пригвожоу, пригвождати;

共斯*jēzdiQ, 古斯 ѣждж, 古俄 ѣздоу, 波兰 jeździć。

4.8 辅音音组 kt, gt 在前元音前的变化

辅音音组 kt, gt 在前元音前经历了与 tj 相同的变化，即共同斯拉夫语的东斯拉夫方言中 kt, gt 变为 č’，南斯拉夫方言中变为 š’t’或 ć，而在西斯拉夫方言中变为 c’:

东 kt, gt > č’

南 kt, gt > s’t’或 ć

西 kt, gt > c’

例如:

共斯*noktь, 古俄 ночь, 古斯 ношть, 保语 нош, 塞语 n ōc, 波兰 noc, 捷克 noc, 拉丁 nox, noctis, 立陶宛 naktis;

共斯*dьkti, 古俄 дъчи, 古斯 дьшти, 塞语 kć ěka, kć ĭ 波兰 cora, corka, 捷克 dcera, 立陶宛 duktė, 古普鲁士 dukti, 哥特 dauhtar, 现英 daughter;

共斯*mogti, 古俄 мочн, 古斯 мошти, 古俄 могоу, 古斯 могж, 现俄 мочь, 现俄 могу, 塞语 moći, 波兰 moc, 捷克 moci, 哥特语 magen, 立陶宛 mėgti;

共斯*pekti, 古俄 печи, 古斯 пешти, 古斯 пекж, 现俄 пекы, 塞语 p ěci, 波兰 piec, 捷克 p ěci, 梵语 pakt ā (煮沸的)。

在共同斯拉夫语晚期，即在它逐渐分化的时期，与印欧共同语相比，在语音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上我们对共同斯拉夫语与印欧母语在语音方面的继承关系与异同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对古俄语早期史前时期（公元 6—9 世纪）的语音特点作了介绍。我们已经说到，古俄语早期相对共同斯拉夫语而言，只是失去了两个鼻元音。在其他方面则完全继承了已形成的语音体系。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古俄语历史时期（公元 10—11 世纪）的门坎前。在跨入这个门坎前我们有必要对俄语的重音简单说几句。

古代的印欧语言，其重音是活动的，位置不是固定的，重音可落在词的任何一个音节，词在变化时重音可以移动（变换音节）。现代俄语就是如此。但是，许多现代印欧语往往有固定的重音，如法语词的重音在倒数第一个音节，日尔曼语言的重音多在词根上，捷克语的

重音在第一音节，波兰语重音通常在倒数第二音节。但这些有固定重音的语言都是在历史发展的后期获得的。

此外，古代俄语的重音与现代俄语的重音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那就是古俄语的重音是乐重音（политоническое 或 музыкальное ударение）而不是力重音（силовое 或 динам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即重读音节以声调（интонация）的高低来区别，而不是以发音的力度来区别。因此，音调分为扬音（восходящая интонация 或 акút）或抑音（нисходящая интонация 或 циркумфлэкс）。扬音又叫做 акút，抑音—циркумфлэкс。

斯拉夫语的重音古时候是乐重音可以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为例加以证明。现代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保留了扬音、抑音的区别，而且抑音和扬音还有长短之别。

现代俄语已没有扬音、抑音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在重音的位置上有所反映。我们以带有全元音组合 *opo, oло, epe* (<**tort, *tolt, *tert, *telt*) 的词为例，重音可能落在第一个元音上，也可能落在第二个元音上：*вóрон, гóрод, мóлот, сóлод, бéрег; ворóна, горóх, болóто, дорóга, порóг, терéть*。把俄语同塞语、捷克语、立陶宛语作一比较就能看出，如果重音落在第一个元音上的词过去曾处于抑音下，而重音落在第二个元音上的词，古时曾处于扬音下。

再比如共同斯拉夫语时代的词首 **ort, *olt* 因为音调不同在古俄语中会变为 *rat, lat* 或 *rot, lot*。

现代俄语某些方言中有 *o* 和 *ô* (закрытое *o*) 之区别，这也是古时重音的区别造成的：*o* 是由处于抑音下的 *o* 发展而来，*ô* 则是由扬音下的 *o* 发展而来。

现代俄语中关于乐重音的残迹还有一些，像标准语中的 *óтчина>вóтчина, óсьмь>вóсьмь* (古俄 *осьмь*，保语 *осем*，塞语 *ösam*) 都与声调有关。

关于斯拉夫语言的乐重音何时演变为力重音的，语言学界无统一意见。

附注

1 共斯——共同斯拉夫语，古斯——古斯拉夫语，古希——古希腊语，拉丁（立陶宛（语）、哥特（语）、普鲁士（语）、伊朗（语）、赫梯（语）等），古俄——古俄语，现俄——现代俄语，现英——现代英语，现德——现代德语。

2 语言学界也常常把后舌音的软化分为三类，即还划分出第三波后舌音软化。本文采取一种简单的划分法。

参考文献

- [1]Бернштейн С.Б. Очер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M]. Москва: АН СССР, 1961.
- [2]Елкина Н.М. Стар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M]. Москва: Учпедгиз, 1960.
- [3]Иванова Т.А. Стар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M].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7(4-е изд. испр. 2008).
- [4]Мейе А. Обще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M].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иностр. лит., 1951.
- [5]Селищев А.М. Стар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M]. часть I, часть II. Москва: Учпедгиз, 1951—1952.

The Origination of the Phonetics for the Old Russian Language

— the Third of Series of Studies on the Old Russian Language

Ma Fu-j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 issues to the phonetics of the old Russian language are discussed with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points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phonetic system in the old Russian language, 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 Proto-Slavic language.

Key words: old Russian language; vowel system; consonant system;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作者简介：马福聚 (1935—),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俄语。

收稿日期：2017-05-29

[责任编辑：叶其松]